

旧事

我们家的“暖屋”会

□ 李秀芹



闲话

又不是我一个

□ 胡英军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物质匮乏,有些家里孩子多,姊妹几个睡在一张床上,冬天睡冷屋子,床板上铺些草,再在上面铺一张草席子,姊妹几个挤在一床被子里,身下连床褥子都没有。

我们家条件略好,父亲当教师,每月都有工资,母亲又精打细算会持家,家里床上铺盖倒是有,但到了冬天也是睡冷屋子。立冬后,我们家的饮食发生了改变,母亲每顿饭必然做汤,熬一锅白水萝卜汤,或白水白菜汤,有时在里面滴上几滴油,有时汤里半点儿油花也不见。但餐桌上咸菜却不缺,吃饭时,母亲在炉火上烤热了煎饼,我们喝着菜汤,就着咸菜,饭也吃得热气腾腾。

我们家有一幅画,上面画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,每次吃饭时,母亲都说,等父亲涨了工资就给我们买一兜小干鱼烤烤吃。母亲说这话时,我总会瞥一眼墙上的那幅画,仿佛鱼就在眼前,已经闻到了烤熟的小干鱼的香味儿。想起母亲给我们讲的一个笑话,说是从前村里有个财主,家里有钱但又抠门,一天财主家儿子想吃鱼了,财主给儿子画了一条鱼,让儿子吃一口饭看一眼鱼,用意念吃鱼。谁知道儿子吃了一口饭看了两眼鱼,财主发现后,骂道:败家子,不会过日子。

这个笑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,所以每次吃饭时,我都偷偷瞄那幅画一眼。那时我还是小孩子,这个举动着实让大人觉得好玩。父亲知道后,每次吃饭都会让我们大胆畅想:等他涨工资了,最想吃什么?

母亲想买一兜小干鱼,每顿饭每个孩子分一条。大姐想吃一顿胡萝卜牛肉饺子,二姐想吃炖排骨,几个弟弟也争先恐后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性格内向,只低头吃饭不敢发言,最后父亲点名让我说,我怯生生地说,他们想吃的我都想吃。

父亲笑着答应了,说等涨了工资就一一满足大家。有了父亲的承诺,我们的味蕾也有了盼头,舌尖仿佛品尝到了食物的美味儿。父亲说,吃饭时想一下心里期盼的食物,比吃饭看画强多了。是呀,那时看鱼都不敢看两眼的我,吃一顿饭却在心里把世上我所知道的美味都想了一遍。

晚上睡觉钻进被窝,这个话题还在继续,我们姊妹仨挤在一起,闭着眼想着父亲涨工资后的餐桌,馋得直吧唧嘴儿。因为有了期盼,寒夜里也不觉得冷了。1958年,父亲涨工资了,由原来的29.5元,涨到了49.5元,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。记得那天父亲果然割了牛肉,买了小干鱼和排骨,母亲直抱怨父亲不会过日子,多少买一点点就行,但父亲说答应孩子的话就不能食言。

自然灾害那几年,食不果腹的冬季,我们一家依然保持着冬季暖屋会的家俗,父亲的话儿由涨工资变成了“等风调雨顺丰收了你们想吃什么”,我们继续畅想,一天天期盼着,果然迎来了越来越富足的好日子。

那些年的冬天,我们家从立冬喝热汤开始,梦想便爬上了心头,暖了一个又一个冬天,直到春暖花开。

人物

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

□ 曹春雷

这么些年来,让他一直遗憾的是,从他出生到现在,爹从来没有喊过他的名字,也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。在他记忆里,爹从来都是安静的,沉默不语的,从来都是微笑着的。

——爹是聋哑人。

小时候,他曾经伏在爹耳边,大声喊“爹”,爹一把抱住他,笑着,使劲点头。他跑去告诉娘:爹能听得见我说话了!但娘笑着摇头:傻孩子,你爹聋了半辈子了,咋听得见你说话呢。他疑惑:那爹怎么就点头了呢?他看你说话时嘴的样子就知道了呢,娘答。

爹真的什么都听不到。如果在街上遇到爹,爹如果看不到他,他喊爹,而爹就会依然只是安静地走着,无论他多么大声,爹都没什么反应。那时,他会悲哀地想,为什么别人的爹都是正常人,而我的爹却又聋又哑呢?

爹永远都不会像别的爹那样,亲切地呼唤自己孩子的乳名。但爹也不会像别的爹那样,当孩子在学校考砸了或者办了什么错事,就去严厉地责骂孩子,甚至拳打脚踢。爹会一如既往地微笑,俯下身来,用额头贴一下他的额头,轻轻拍拍他的后脑勺,然后直起身,用手在他面前摆一摆,意思是说“没事”。

爹是石匠,很辛苦。他曾去看过爹干活。那时是夏天,爹骑在一块大青石上,裸着上身,肌肉是古铜色的,握着锤子,一下一下,用力击打着楔进石头的铁钎。山谷里,回荡着叮叮当当的声音。他想,这是爹的语言,他在用铁锤与石头对话。

爹用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钱,供他上学。爹很劳累,但再劳累的爹,也总是

微笑着。即使遇到难事,爹的脸也从来不是沮丧的。读高中时,有一次要交学费,家里的钱却怎么也凑不够。娘对着他唉声叹气,而爹依然微笑着,用手在他面前轻轻一摆:没事。

那一夜,他很晚才睡着。而父母的房间,灯一直亮着。第二天起来时,不见爹,娘说,你爹没睡觉,三点多就去河里捞虾了。吃早饭时,爹回来了,兴冲冲地,扬着手里的钱。原来他捞了虾以后,直接走五里路去集市卖了。娘偷着告诉他,爹在集市上卖虾时,因为聋哑,遭了不少难。再看到爹的笑脸时,他偷偷流下了泪——那时是寒冷的冬天啊。

他只见过爹发过一次怒。在城里读高中时,教室与宿舍区隔着一条马路,有一次,也不知因为什么事,得罪了几个社会青年,每天都在他去宿舍的路上纠缠他、恐吓他。周末回家时,他告诉了娘,但娘也只是唉声叹气。

再回学校时,在教室与宿舍区中间的那条马路上,又被那几个青年缠住了。这时,爹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,双目怒睁,向那几个青年,用力挥动着拳头,大声“啊啊”着。那几人吓跑了,从此再没纠缠过他。那是他第一次见爹发怒。

如今,他已在城市成了家,而爹也老了,更安静了。每次回老家,他都能从爹看他的眼神里,读得出爹浓浓的爱意。

爹喜欢喝酒,但不多喝,在外面从不喝酒的他,会陪爹喝一杯。静静地,父子相对而坐,一小口一小口抿着酒。不需要语言,酒就是他爹之间最好的语言。在那一刻,他会感觉得到,岁月,原来如此静好。

市井

顶牛

□ 黄卿

晚上在小区散步,看到两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双手背在身后,弯着身子,头顶着头在玩“顶牛”。旁边围着几个加油助威的,齐声喊着“××加油!××加油!”这热热闹闹的景象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,我又想起那多年未曾联系的童年伙伴。

天真烂漫的童年,无忧无虑,整日和小伙伴在村里村外四处乱窜。捉迷藏,跳墙头,打弹弓,掏鸟窝、摔跤……每天干干净净出门,灰头土脸回家,迎接我们的一定是妈妈带着宠溺的责骂“你这个窝囊的臭小子,不洗干净不让吃饭!”

花样百出的各种游戏当中,最文静的就属顶牛了。既不需要任何道具,也不会弄得浑身脏兮兮,随时随地,只要来了兴致,就可以比一比谁更牛。

有一次,在我家院子里,我和小伙伴曹龙就玩起了顶牛。用木棍在地上划出一条界线,我俩分占两侧,拉开架势。两脚叉开,与肩平齐,弯腰曲腿伸脖,头顶着头,双手撑住对方的两肩。裁判一声令下“开始!”我俩就开始使劲你抵着我的头,我抵着你的头。你推我的肩,我推你的肩。谁也不肯退后。脸涨得像吹饱的皮球。旁边小伙伴也扯着嗓子,挥着胳膊分别为我俩加油。

我俩势均力敌,一时难分胜负。但我已经稍显力不从心,双腿发软。不甘心失败的我情急之下右手变推为拧,使劲捏住曹龙肩膀狠狠一拧,曹龙痛得“哎哟”一下子卸了劲。我趁机头一顶,双手用力一推,就把他推过了界线。小伙伴们为我鼓起掌来,我得意地笑开了花。忽然,曹龙咬牙切齿地指着我说:“哼,你要赖!”只见他眉头拱起一个疙瘩,两条粗黑的眉毛拧成了两根麻花。眼里像要喷出火来,嘴巴紧闭,鼻孔一张一缩呼着粗气。那样子就像一个被激怒了的小豹子。我虽然有点

心虚,仍然梗着脖子嘴上强辩“谁耍赖谁是小狗,自己输了还怪别人,哼!”

曹龙一听,猛地扑过来把我推倒在地,恼羞成怒的我也爬起来抱住他往地上摔,就这样,我们从顶牛变成了摔跤。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。小伙伴们都傻眼了,不知是谁把我妈喊出来。我妈让我俩撒手,我俩却都充耳不闻。于是妈妈抄起一把笤帚,照着我俩屁股一人一记狠揍。这才让我们这两头小蛮牛分开。

妈妈问清了缘由后,教导我比赛要讲究公平,愿赌服输,不能使诈。我低着头,红着脸对曹龙说了“对不起,我不该拧你”。曹龙也羞愧地说自己不该动手打我。于是,在妈妈的调解下,我俩拉钩上吊,又做回了朋友,重新玩起了顶牛。

村边的杨柳黄了又青。在这样的玩玩闹闹、打打和和中,我们的友爱从无到有、由浅变深,我们也从青涩走向成熟。在那火热的炕头,我们曾向往着好男儿志在四方,相约着友谊天长地久。但是,长大以后,东奔西走,距离让情感疏离。

随着年华老去,人们总是喜欢回忆过去,尤其是那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回忆似乎是一场美丽而欢快的梦,梦醒后总有淡淡的物是人非的怅惘。我亲爱的伙伴啊,不知我是否也时时出现在你的旧梦里?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